

第二章

誰在你心裏播下仇恨的火種？

電視插播與公民抗命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天安門自焚調查報告

談一談新華社的殺人經

焦點訪談繼續釀造投毒殺人案，推出央視版殺人經

新華社『故意染上非典到全國傳播』

王博的父親王新中詳述《焦點訪談》造假內幕



誰在你心裏播下仇恨的火種？

文 / 司馬泰

【明慧網 2003 年 8 月 20 日】

大陸民間流傳很多關於江澤民的順口溜、笑話甚至緋聞，反映出老百姓對他的反感。不過要深究起來，很多人只是停留在膩煩他的地步。要說江 xx 有多惡，很多人還一頭霧水；要說他是有史以來的最大惡人，說不定有人覺得你在搞人身攻擊。確實，歷史上的惡人多的去了，區區江 xx 如何能成為最大的邪惡？沒準兒還有人用中國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高為江 xx 辯護，甚至連江 xx 的拉幫結派、貪污腐敗、壓制自由、出賣國土、鎮壓法輪功、隱瞞疫情、霸著軍委主席等等罪行，認為都不過是極權政府獨裁者的一貫作為，換誰也差不多。

那江 xx 到底有多惡？我也一直說不清，直到

一日朋友聚會，話題轉到法輪功，本來輕鬆的氣氛，一下子激烈了起來，對於兇犯江 xx 人們似乎並不關心，反倒譴責起身為受害者的法輪功，這不對，那不該，難聽的話一句接一句，甚至說出「我要是江 xx，也要鎮壓法輪功」。更絕的是，痛痛快快地指責完以後，對於那些同情法輪功的辯白，卻顯示出極大的不耐煩，號稱不感興趣。在座的有人說「江 xx 迫害真善忍，是對人類道德的破壞」，這些人更是覺得滑稽可笑，「道德值多少錢一斤？破壞一個已經不值錢的東西，有什麼大驚小怪？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大局才最重要」，然後打斷對方的話頭，帶著勝利者的喜悅，各自談論起如何發財去了

這是一個在普普通通的地方發生的普普通通的故事。在許

許多地方，一定還在發生著許許多多類似這樣的故事。就是從這樣尋常百姓的尋常故事裏，卻讓我看到了『江xx到底有多惡』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

有些人與法輪功原本無怨無仇，甚至都沒有真正接觸過，更談不上對法輪功有多深的瞭解，可是他們卻可以作出『什麼都知道』的樣子，『理直氣壯』不負責任地謾罵譴責。對於對方的辯白不願理睬，對於對方承受的痛苦不願感覺，對於這場對人性的迫害不是挺身而出，反倒落井下石——這些人的眼裏流露著對法輪功發自內心深處的不屑、反感、憤怒和仇恨。

江xx到底有多惡？他在人們心中種下的仇恨有多大，他就有多惡！江xx的惡，惡在一個邪，邪就邪在把人們的心裏灌滿了對法輪功的仇恨。他製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仇恨，也就構成了他最大的邪惡！

美國一家華文報紙報導，在維吉尼亞州有一個曾經在中國大陸是品學兼優的年輕人，畢業於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夫婦留美獲博士學位後留下工作。與他們住在一起的母親修煉法輪功。由於聽信了江xx對法輪功的誹謗，把不懂一點英文的母親趕出了自己的家門，年邁的老人只好借宿在當地學員家中。『孝順』是華夏祖宗留給後人引為驕傲的品德，這位老人的兒子曾經是多麼孝順，而江xx種下的仇恨卻上演了一出讓人心酸的人間悲劇！

還有一個我聽到的故事。一位年輕的母親帶著9歲和3歲的孩子到朋友家作客，偶然提及她煉法輪功。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對於朋友的那位來美探親的媽媽，不止一個晴天霹靂，「法輪功！你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煉法輪功的。你會不會殺人？」「前兩天中央電視臺還剛播出你們殺人，一個煉法輪功的投毒殺了十幾個人」。老人突如其來的恐慌反把那位年輕母親驚呆

了，這位年輕母親並不擅長於去為自己辯護，一時間好像房間裏的空氣都凝固了。過了半晌，她只怯生生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阿姨，你看我像殺人犯嗎？」聽到這兒，我難過得流下了眼淚。「你看我像殺人犯嗎？」嗚呼！是誰，又是憑什麼，逼得一位溫柔善良的年輕母親要在眾人面前，要當著自己孩子的面，去說出這樣委屈、這樣揪心、這樣侮辱自尊的話？！

另一個發生在小學生身上的事更讓人絕望。在大陸某地，一位老人在散發法輪功真相傳單，被一個小學生看到，對著老奶奶大罵「邪教徒，離我遠些！」。天地蒼生啊！一個幼稚的心靈如此對待一位老人，我們的心不在流血嗎？小孩子都不放過，這是何等的仇恨！這種仇恨如何才能消弭？

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中國的綜合國力與世界的聯繫大大增強，可是，這卻成了江xx 散佈仇恨的資本。

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都沒有江xx 操控如此廣泛的媒體系統，中共的報紙、電視、電臺、互聯網覆蓋全球。江xx 誹謗法輪功的謊言可以傳遍全世界——天安門自焚騙局、傅怡彬京城血案、浙江投毒乞丐被殺案——中國大陸看到了，美國看到了，甚至臺灣都看到了

歷史上任何一個獨裁者，都沒有江xx 擁有這樣龐大的黨、政、軍、警、特務、外交以及工會、學聯、婦聯、政協、科協、受控的民主黨派和宗教協會等等各種各樣從上到下的嚴密組織，用來對法輪功這樣一個平和團體進行無情無期的打壓、監控和迫害

歷史上任何一個流氓，都沒有江xx 擁有從人盯人到高科技的如此嚴密的資訊封鎖系統，來掩蓋他的罪行。不讓上訪、不讓請願、不讓發傳單、不讓打橫幅——任何媒體都不准報導法輪功

真相；建立網路員警、修築資訊防火牆、封鎖海外法輪功網站，盡一切可能堵絕法輪功真相的流傳。近千人被折磨致死，被非法判刑的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至少有數十萬人。各地員警、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使用酷刑四五十種。這麼大的一場迫害，社會上好像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相信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掩蓋是江xx邪惡的本質所在

歷史上任何一個惡棍，都沒有江xx這樣利用一切接觸國際媒體、國際領袖的機會直接造謠誹謗。江xx在法國接受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把法輪功打成『邪教』；在亞太經合會上，向美國總統親手遞送血淋淋的誹謗小冊子；在接受美國CBS『60分鐘』新聞採訪時，說法輪功光自殺的就有幾千人（超過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數倍）；在接見日本客人時說，他過去從未聽說過法輪功，後來在另一個場合，又說他早就知道他有一個同學就是煉法輪功煉偏了。信口雌黃是江xx邪惡的本性

歷史上任何一個極權統治者，都沒有江xx擁有如此大的在聯合國的投票否決權和十幾億人潛在的龐大經濟市場，來要脅利誘國際政治領袖和經濟巨人對他迫害法輪功和其他團體的人權惡行一再讓步、委屈求全

歷史上任何一個無賴，都沒有江xx的謊言來得徹底，來得無所不在。它針對每一個人心中的各種各樣的觀念，用各種各樣的謊言，全方位地來迎合人的想法，加以利用放大，讓人接受謊言，製造對法輪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學嗎？就說法輪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嗎？就說法輪功參與政治。你妒忌別人發財出國嗎？就說人家斂財。你不喜歡有組織嗎？就說法輪功組織嚴密。你厭倦了幾十年的個人崇拜嗎？就說人家搞精神控制。你愛國情緒高昂嗎？就說人家淪為反華勢力的工具。你不是覺得氣功太玄乎不

相信嗎？就說煉功走火入魔。你不是希望社會穩定嗎？就說法輪功破壞穩定。法輪功不是講真善忍嗎？就說你不真不善不忍，從善心要生出殺心。你相信政府不會再撒那麼多謊嗎？它就把謊越來越大撒下去，從自殘自殺到自焚，從殺親人到殺他人，從殺一個人到殺一群人，多得讓你不得不信。你不是同情法輪功嗎？把你的政績同處理法輪功掛勾，有人上北京上訪就免你官職、讓你下崗、扣你獎金，逼你與法輪功為敵

歷史上任何一個迫害信仰的無恥之徒，都沒有江xx這樣進行如此龐大的對信徒的洗腦轉化。法輪功學員被抓起來強行送進轉化班，用各種歪理邪說、用親情、就業就學壓力，加上酷刑折磨，針對你的每一個潛在的不穩的心，利用放大，一定要讓你簽下不煉的保證，讓你放棄正信；再讓被轉化的人，去圍攻轉化別人，把人變成鬼，在一條黑道上走到底。

中國發展了，人們開始過上『好日子』了。但是，江xx卻要置法輪功於死地。當人人都吃不飽時，餓死人不算新聞；當人人都能吃飽吃好時，餓死人那就是真正的罪惡！正是這種表面『進步』中的實質性的倒退，這種謊言掩蓋下的迫害，才凸現出江xx邪惡之極限。

江xx 種植仇恨靠的就是謊言。

江xx 維持仇恨靠的就是掩蓋。

掩蓋靠的是阻止法輪功講出真相。

江xx控制著中國的一切媒體，並動用國家機器把走出來講真相甚至沒有走出來的法輪功學員抓起來，轉化、勞教、判刑。據說這耗掉了國家財政的四分之一，並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阻撓法輪功在海外對他的起訴。

有一天，兒子不小心把一杯果汁灑到了地毯上，媽媽費了

很大勁兒才清洗乾淨，但是，再怎麼洗也已經沒法恢復原樣了。我想到了這場對真善忍的迫害，江xx用謊言把人們的頭腦污染了，種下了觸及靈魂般的仇恨，要清洗起來將是多麼艱巨，多麼漫長的任務啊！也許需要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這不是一般的仇恨，是對真善忍的仇恨，是對人本性的仇恨！

清洗、消除因謊言而產生的仇恨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讓人們知道真相。

江xx封鎖了一切他可以控制的講真相的渠道。法輪功就只有利用一切江xx沒法控制的渠道去講真相，去消除民族的仇恨，去還真善忍一個清白！

現在有的人總說，『道德不值錢』，是的，道德不值錢，因為『道德是無價的』。一個經濟發達而沒有道德的社會，是短暫的，可怕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導致私欲膨脹、腐敗墮落，這是我們最需要道德支援的時候，法輪功的出現，真善忍的來臨，對於中國是一個天賜的良機。江xx因為個人的妒忌而發動了這場國家的戰爭來消滅真善忍，讓我們等待了5000年的民族失去了一次重建道德的絕好機會，江xx的罪惡不大嗎？

不過，江xx再怎麼猖狂，總歸是在地上蹦噠。欣聞法輪功用衛星電視插播真相，讓真相從天而降，這也許是一絲希望！

人之初，性本善。江xx卻用謊言把人們心中最不好的東西都攪和了起來，把人心中最美好的東西壓制住，把仇恨灑向了人間，這是這個時代的不幸。筆者將為『江xx為什麼是最邪惡的』撰寫系列文章，把江xx的邪惡一條一條羅列出來，見證這個時代。

電視插播與公民抗命

文 / 葉華

【明慧網2003年8月20日】

中國大陸的新聞封鎖是舉世聞名的，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七一』香港五十萬人反23條大遊行，中國全國媒體隻字不提。關於『七一』的活動，他們報導的只是左派團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六周年。在媒體全面受到封鎖之下，偌大中國裏的十三億人，竟少有知道這件震動全球的歷史性事件。

近年來，江氏政府對法輪功的打壓，也是新聞封鎖的一個典型例子。在打壓中，江氏最重要的一個策略就是：一方面全面封鎖有關打壓及法輪功在中國以外是自由合法的消息，另一方面動用全部輿論工具，在封閉的環境下，對全民進行文革式的仇恨洗腦，只准許中國人對法輪功表一種態度。在這過程中，法輪功完全沒有說一句話的權利與機會。

過去四年多，中國境內數以十萬計的法輪功學員受到拘捕、勞教、強姦、虐殺、精神折磨。這些事例已得到了全球多國人權團體及政府的核實。在中國，很多人不相信。但也有很多人從煉功的親友、同事、鄰居及海外傳回中國的消息中知道打壓的嚴重。

不知道真相的人相信政府是對的，所以對法輪功深惡痛絕，往往在不知情中落井下石。

知道真相的，雖也保持沈默，但總有手下留情的。

事實證明，中國的老百姓知道得愈多，策劃及執行的人愈不敢太明目張膽，已受盡種種苦難折磨的法輪功學員也因此得以

稍稍喘息。

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在沒有任何選擇，而又不傷害任何人的情況下，採用了一個能大規模讓人了解法輪功真相的方法：電視插播。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更多中國人瞭解事實，從而停止有形無形的或直接間接的助紂為虐。

插播是中國新聞封鎖的一個突破，但更是中國的莫大悲哀。

有沒有人想過，如果23條合理，董政府治港有方，香港需要五十萬人上街嗎？

有沒有人想過，如果中國百姓自由、新聞自由、國家自由法治 還需插播突破封鎖嗎？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天安門自焚案調查報告

【明慧網2003年5月15日】

以下是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最新新聞發佈會聲明（譯文）：

1999年7月以後，江澤民政權在中國大陸對法輪功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群體滅絕』的國家恐怖主義，對數以千萬的法輪功修煉者進行著非法勞教、拘留、經濟罰款、失去工作和家庭等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包括692名修煉者被迫害致死。

有鑒於此，〔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於2003年1月20日宣告成立。追查國際邀請和協調全球的正義力量，系統地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關的個人、機構和組織，包括江xx及其領導下的直接迫害法輪功的各級610系統；包括國安部、公安部、法院、勞教所、涉嫌的精神病醫院；包括對法輪功進行誣陷、造謠和栽贓的新聞媒體及喉舌；包括直接或間接參與對法輪功修煉者及其家屬進行精神、肉體和經濟迫害的人員。在事實的基礎上，將罪犯送上法庭，嚴懲兇手。

2001年1月23日下午2點41分，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震驚中外的『自焚』事件，一向對此類事件諱莫如深的中國官方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此次非常奇怪地以第一時間迅速報導，指稱參與『自焚』的五人和兩名『自焚未遂者』為法輪功學員。

然而法輪功學員否認了指控，並指出『自焚』行為嚴重違反法輪功的原則和教導。一些國際媒體和機構也提出質疑。華

盛頓郵報記者在對『自焚』事件中死亡的劉春玲居住地進行採訪後，發表採訪結果指出劉的鄰居們不知道她煉法輪功，也沒有人看到過她煉法輪功。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14日在聯合國會議上的正式聲明中指出：「中共當局企圖以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焚事件為證據來誣陷法輪功。然而，我們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錄影分析卻表明，整個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導演的。」

儘管如此，『自焚』事件卻成為江xx政權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對法輪功進行詆毀的最大宣傳工具，有效地煽動了中國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將過去員警內部對法輪功鎮壓的消極抵制有效轉為積極配合，也使得江有理由對中國法輪功學員展開了更大規模和更嚴酷的鎮壓和迫害。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下簡：追查國際）〕自成立後，得到了對於『自焚』疑案的多方舉報。其中來自中國政府和公安部內部的可靠消息透露，『自焚案』是一樁事前安排好的栽贓嫁禍案。『自焚案』發生在江xx動用大量國家資源對法輪功進行了接近一年半的鎮壓而未果，江xx在黨內處於孤立和對江批評聲音日益強烈的情況下，其直接受益者為江，使得江得以在一年多後將他對法輪功的鎮壓披上合法的外衣，扭轉了他的被動局面。

為此追查國際於2003年1月23日成立〔天安門自焚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此案進行多方位的取證調查。

追查國際委託全球公認的，在中文語音的辨識、合成、驗證等方面擁有先進技術的國立臺灣大學語音實驗室，對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三集《焦點訪談》節目中出現的『自焚』人物，王進東和記者等作語音鑑定。台大語音實驗室得出結論：《焦點訪談》錄影中第一集的王進東與第二集和第三集的王進東應

可判斷不是同一個人。此調查結果與追查國際通過其他渠道對王進東身分的核實結果相吻合。追查國際從可靠途徑獲悉：參與『自焚』的『王進東』是由一名現役軍人扮演。（追查國際會將此人姓名遞交給有關司法機構）

追查國際通過可靠渠道從積水潭醫院參與治療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的醫務人員處得知，「劉思影在燒傷基本治療得差不多了，身體已基本恢復正常，已打算出院的時候突然死亡，死因可疑」。劉思影死前一段時間，包括死亡前一天，3月16日，週末休息前的星期五，心電圖譜和其他各項檢查均正常。然而3月17日，星期六的中午11點到12點左右醫生突然發現劉思影已處於病危狀態，並很快死亡。在3月17日上午8點到9點鐘時，積水潭醫院負責人和北京市醫政處處長曾到劉思影病房探視，與劉思影說了很多話，「劉思影當時還活蹦亂跳的」。另外劉思影的屍檢是在積水潭醫院做的，但屍檢報告卻由急救中心出據，報告沒有在病案討論中公佈，只說大概是心肌的問題。關於劉思影氣管切開後，在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中唱歌的問題，積水潭醫院的醫生認為「劉思影聲音不可能那麼洪亮，中央電視臺應該是做了手腳。」

根據調查，追查國際從積水潭醫院多位工作人員處確認，所有『自焚』者在晚上5點左右才被送到積水潭醫院。然而從新華社報導的『自焚』開始的時間下午2點41分加上7分鐘的滅火，『自焚者』應該最遲在3點左右離開天安門，可是從天安門到積水潭醫院十公里左右（相當於6英里左右）的路程，救護車卻行駛了2個小時？追查國際認為其中被掩蓋的過程涉及到『自焚案』的陰謀。

另外，從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關於自焚的現

場錄影可以看到，有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一重物，用力向死者劉春玲（12歲小姑娘劉思影的母親）的頭部擊打，導致劉春玲急速倒地，並用手護衛被打的左側頭部。追查國際有理由認為劉春玲極有可能是在現場被打死，而非被燒死。

根據以上獨立的、科學的調查證據來看，『天安門自焚疑案』是一場犯罪性質極其嚴重的重大陰謀案，並涉及惡性謀殺和栽贓陷害。犯罪元兇不惜以犧牲平民百姓的生命為代價對法輪功進行栽贓嫁禍，其中包括一個12歲小姑娘和她母親的無辜性命，此案與尼祿在羅馬城放火栽贓基督徒的手法如出一轍。此案也和江xx政權在SARS問題上向世界公開撒謊一樣都是屬於為私利而罔顧人命的做法。

追查國際認識到，此案牽扯的各方關係複雜，犯罪元兇可能直接涉及到中國原國家主席、原黨總書記和連任的軍委主席江xx。但是追查國際有決心調查清楚和揭示此案的事實真相，將調查結果遞交給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和各國法律和人權機構，以及聯合國有關機構，將所有犯罪者和陰謀策劃者繩之於法。

追查國際呼籲各方知情人本著道義立場舉報犯罪人和一切與此案有關的消息。針對此案，追查國際下一步將重點追查：

- 1、策劃『天安門自焚事件』的主謀和嫌犯
- 2、中央電視臺錄影中穿軍大衣，拿重物擊打劉春玲的兇犯
- 3、造成劉思影猝死的嫌犯

談一談新華社的殺人經

文 / 飛鳴

【明慧網 2003 年 7 月 4 日】

作為喉舌媒體的新華社在過去的四年裏，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推出一個特大殺人案，同時編造一段荒誕的殺人經，用來嫁禍法輪功。但這些殺人經實在太離譜、太弱智，已經無法欺騙民眾。

比如前兩天新華社獨家推出的殺人經聲稱：「乞丐、拾荒人員被認為是人類中最高層次，殺死乞丐、拾荒人員有利於修煉」。然後新華社把這個殺人經扣在法輪功頭上，並聲稱一個法輪功『分子』在此殺人經的指導下毒殺了十六名乞丐和拾荒人員。但是我們翻遍法輪功的書籍，也找不到「乞丐、拾荒人員被認為是人類中最高層次」之類的話，更沒有「殺死乞丐、拾荒人員有利於修煉」的話，我們尤其想不通這兩句話有任何邏輯關係，為什麼『殺死』處在『最高層次』的人反而能夠『有利於修煉』。所以這個無中生有、前言不搭後語的殺人經的版權屬於新華社獨家所有。

當然，在大陸，獨裁者對法輪功書籍實施納粹的焚書政策，網際網路也被獨裁集團封鎖，一般百姓很難看到法輪功書籍，因此江澤民及其喉舌才敢於拋出各種荒誕的殺人經栽贓到法輪功頭上。可是即使如此，大陸百姓也不難想到，法輪功在大陸和海外吸引了各個社會階層為數巨大的信眾，包括教授學者、高科技工程師、醫生、工人、農民、商人等等，很多民眾的親朋好友中就有法輪功學員。如果法輪功真的如新華社所誣陷的那樣教

人殺人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學煉？以法輪功信眾對信仰的堅定，如果這些殺人經真的如新華社所言是出自法輪功的話，那麼在大陸和海外豈不早就發生無數起血流成河的大屠殺了？

新華社推出的殺人案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發生在大陸，都沒有第三方調查，都是大陸警方和經過逼供誘供的嫌犯在自說自話。

人們不禁要問，在同為中華文化的臺灣有那麼多法輪功學員，為什麼沒有發生一起類似事件？

在歐美也有那麼多法輪功學員，為什麼也沒有發生任何類似事件？

以大陸員警破案的本事，處女都可以嫖娼賣淫，還有什麼冤假錯案製造不出來呢？

尤其是大陸獨裁集團對法輪功的迫害，完全是不講法律的，和文革時的殘暴沒有什麼區別。針對法輪功的冤假錯案，有哪個記者敢去調查內幕？

有哪個律師敢去當庭對質？

有哪個法官敢去追究謊言？還不是中共的政法委和新華社說啥就是啥？而以中國獨裁政權及其喉舌新華社的信用記錄，以前有『畝產萬斤』，最近又有『非典謊言』，他們拋出的一面之詞哪裡有任何可信度？

新華社在以前的殺人案中，曾經推出一個殺害親人的精神病患者，並借該患者的口說殺害親人是為了讓親人去『極樂世界』，然後把這段殺人經栽贓到法輪功頭上。可是『極樂世界』完全是佛教淨土法門的終極理想，和法輪功的修煉目標根本沒有關係。

在去年新華社推出的又一殺人案中，新華社借案犯之口說

『殺人就是度人』，然後又把這個殺人經栽贓到法輪功頭上。這就如同當一個歹徒在殺人時叫囂：「老子要送你上西天！」然後以此來批鬥佛教一樣。新華社不斷地推出各種荒誕的殺人經，是對宗教和精神信仰的褻瀆，是對民眾智商的侮辱，同時也是在製造社會不安定：一些精神病人很可能在新華社及中央電視臺的大力推薦引導下，真的走上殺人道路；一些殘暴歹徒很可能認為，殺了人之後如果被抓可以和員警配合栽贓法輪功從而獲得減刑，從而更加肆無忌憚地殺人越貨。

我們還要注意到，中國獨裁政權在過去的幾年裏，耗費鉅資在各地，包括監獄和勞教所，非法舉辦了大量的洗腦班，通過剝奪睡眠、暴力折磨、謊言欺騙等手段狂轟濫炸般地對被綁架來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誤導，使後者受到巨大的精神和肉體摧殘。如果真的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任何惡性事件，那完全是洗腦班扭曲心靈、精神強姦的魔力所致。

焦點訪談繼續釀造投毒殺人案，推出央視版殺人經

文 / 飛鳴

【明慧網2003年7月16日】

近來大陸喉舌媒體對發生在浙江的一個毒殺拾荒乞討人員的案件進行炒作，並通過精神病人、殺人嫌疑犯陳福兆之口編造《殺人經》栽贓到法輪功頭上。

新華社於本月初 xx 黨的生日之際推出《新華版殺人經》，該版本一出來，就因為其邏輯混亂、自相矛盾而受到大家的嘲笑。日前，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節目也推出《央視版殺人經》。《央視版》和《新華版》完全不同，這本身就說明這兩大喉舌媒體在互相拆臺。而且新近推出的《央視版》與本月初的《新華版》相比，是更加明顯而滑稽的謊言。央視國際 CCTV.com 7 月 14 日發表『消息』，借殺人嫌疑犯陳福兆之口稱，「他從今年 5 月開始採取了所謂『反修』的辦法即『不真、不善、不忍』，向拾荒乞討等人員進行投毒。」人人都知道，法輪功學員遵循『真、善、忍』的原則修煉，無論在 1999 年 7 月鎮壓前，還是在遭受迫害的過去四年裏，『真、善、忍』是法輪功一貫倡導的原則。

可是，『央視版殺人經』竟然借陳福兆之口推出『不真、不善、不忍』，並將這個和法輪功所提倡的『真、善、忍』完全相反的『不真、不善、不忍』扣到法輪功頭上。央視的這個邏輯實在是太方便的栽贓陷害的辦法了，只要加個『不』字就可以給任何信仰、任何團體定罪。但這個邏輯實在無法讓觀眾信

服，沒有任何一個觀眾的智力會低下到這種程度。

按照央視焦點訪談這個邏輯，陳福兆也可以聲稱自己原來是個信仰『戒、定、慧』的佛教徒，從今年5月開始採取了『不戒、不定、不慧』的辦法，大開殺戒，向拾荒乞討等人員進行投毒。所以這一切都是佛教的錯。按照央視焦點訪談這個邏輯，陳福兆也可以聲稱自己原來是個遵守法律的公民，從今年5月開始採取了『不遵守』的辦法，違法犯罪，向拾荒乞討等人員進行投毒。所以這一切都是法律的錯。按照央視焦點訪談這個邏輯，違反交通規則造成人命事故的人可以聲稱自己原來是個遵守交通規則的駕駛者，信奉『安全駕駛』，從今年5月開始採取了『不安全駕駛』的辦法，撞死了人。所以這一切都是交通規則的錯。至於焦點訪談所說的『反修』，法輪功的書籍《轉法輪》中只在第三講的第五節『返修與借功』中提到了『返修』，『返修』講的是在大陸氣功熱中一些氣功師的功能的來源問題。根本就不是什麼『反修』，更沒有一絲一毫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焦點訪談故意篡改名詞，栽贓陷害，難怪人們把《焦點訪談》稱為《焦點謊談》。

《新華版殺人經》是新華社在接到誣陷法輪功的政治任務後胡編亂造的一篇夢話連篇的《新聞稿》，這一新聞稿如同毒酒，只為獨裁者江澤民看了滿意，卻不顧是否有任何事實依據。而『央視版殺人經』更加粗製濫造，乾脆告訴顧客，此酒在釀造過程中的每一步驟都加上一個『不』字，並在商標上註明『此酒不是酒，此酒有劇毒』。

其實，新華社和央視焦點訪談的文人們也不過為了應付江xx，根本就沒指望任何人會品嚐、購買，反正這些文人的工資不來自讀者和觀眾的信任，而是來自於當權者賞賜的民脂民膏。

新華社『故意染上非典到全國傳播』

文 / 司馬泰

【明慧網2003年6月12日】

新華社6月9日指法輪功學員要染上『非典』到全國傳播，乍一聽，是不是也太離譜了吧？這不，新浪網的評論中就有網友說「不至於吧？」，「張文康復活！拿出人證來！」，更有網友直接稱之為陷害法輪功的又一條駭人聽聞的『毒計』，可謂一語中的。

新華社文章還說，法輪功「鼓吹煉『法輪功』就不得非典」，這就矛盾了，既然不會得非典又如何去傳染上還要去全國傳播呢？

撒謊離譜已不是第一次！兩年前北京出了個瘋子傅怡彬殺人案，中央電視臺發明出『從善心到殺心』的中國特色的瘋論。要果真如此，咱們學習雷鋒，學來學去，等雷鋒多了，好人多了，一個個從善心生出殺心，然後大開殺戒，血染半壁江山？所以當時有人就講中央電視臺比那個殺人瘋子還要瘋。

新華社說：「法輪功利用互聯網、打電話、發傳真、發電子郵件等方式 散佈所謂『非典疫情真相』。」後來的發展已經證明，『散佈』的疫情都是事實。許多人都是通過這些渠道瞭解疫情真相的，特別是在4月20日政府公佈疫情前。在4月20日後，對於隱瞞疫情的元兇江澤民的直接揭露，更是有利於從根本上反思謊言治國，杜絕悲劇重演。不過，這可觸動了江xx一夥的神經。也正好說明法輪功『講真相』講到了點子上，才使得江xx一夥急於利用『非典』羅織罪名栽贓法輪功。

『非典』事件有沒有被法輪功利用的地方呢？當然有。法輪功從1999年7月以來，飽受謊言詆毀，許多的中國人被謊言欺騙而仇恨法輪功。鎮壓法輪功的藉口與『非典』暴發都是因為謊言。這次江xx掩蓋疫情導致『非典』爆發這一慘痛事實，使得專注於經濟利益，逐漸淡忘了大躍進、文革、六四的許許多多中國人，猛然醒悟，原來這個政府的撒謊本性並沒有改變，很容易提醒人們明白法輪功多年來蒙受的不白之冤。衛生部長張文康可以對全世界撒謊，衛生副部長高強5月30日還敢公然為張文康翻案，新華社攻擊法輪功的言論又如何叫人相信呢？法輪功揭露『非典』謊言，一方面是讓人民警惕『非典』，另一方面也是讓人們關注到對法輪功的謊言誹謗。而且，對於一個殺人犯，殺了第一個人，如果你不去制止他，他就會膽子更大，去殺第二個人，就會一直殺下去。同樣，正因為我們沒能制止江xx用謊言去迫害法輪功，很自然，當『非典』來臨時，江xx就會繼續用謊言隱瞞真相，如果我們還不站出來揭露，未來他還會撒謊、隱瞞，到頭來受害還是小老百姓。所以，法輪功學員做的講真相揭露謊言的事是真正有利於中華民族長治久安的偉大事業。他們應該獲得我們的尊敬才對！

新華社還說法輪功『幸災樂禍』，真要這樣，法輪功就應躲在家裏開慶祝會，又舒服又安全，何苦冒著生命危險去講真相呢？新華社是用它那貫『幸災樂禍』的心態來想別人。真正草菅人命的是誰呢？現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的龍永圖在香港針對香港神秘肺炎流傳，發表言論說：香港這樣報導病情「誰還敢來」？會嚇怕了外國人，破壞香港的經濟。他還說：「如果六百萬人中有五十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三百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所以，要不

是有人站出來揭露『非典』真相，按照龍永圖的邏輯，中國 13 億人口，要等到有 1 億人都得了『非典』，才值得政府公開報導和應戰。

說起來也可笑，江 xx 操縱傾國之力醜化法輪功，什麼上吊、自殺、自焚、瘋瘋癲癲 看起來完全是很快就自生自滅的架式吧？事實上呢，幾年來，法輪功從一個不知名的氣功團體，傳播到幾十個國家，越來越壯大，辦報紙、電臺、電視、網站 突破網路封鎖，講迫害真相，揭露江 xx 的醜行，包括他隱瞞『非典』禍害世界，法輪功更是搞了個『全球起訴江 xx』，這麼一幫人，是江 xx 刻化的『尋死覓活』的癡迷者嗎？江 xx 怕就怕在，這幫人太清醒、太坦蕩、行得太正了。這恐怕也是江 xx 一夥極力要用『非典』栽贓法輪功的一個原因吧！就如同新浪網的評論中網友說的，「幹嗎？什麼都搭上人家法輪功呢？」

好在大家都更明白真相了，過去要是新華社栽贓法輪功，甚至很離譜的謊言，很多受蒙蔽的網友們就會跳出來幫腔。現在，經過『非典』一役，人們要都反過來仔細想想，這個叫『狼來了』的傢伙是不是又在騙人呢？

不妨重溫一下關於北京能不能有效控制非典的典型笑話。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在 3 月 26 日說明了「北京非典為什麼得到有效控制」；不到一個月，政府迫於外界壓力，被迫公開疫情，衛生副部長高強在 4 月 20 日解釋了「北京非典為什麼沒有控制住」。請看他們的說詞：

北京衛生局發言人：「北京市早已建立完善的病情監測網路」（所以有效控制）

衛生副部長高強：「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所以控制不了）

北京衛生局發言人：「成立了病情調查處理專業隊伍和檢測實驗室」(所以有效控制)

衛生副部長高強：「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準備不足」(所以控制不了)

北京衛生局發言人：「能夠應對疫情，保證首都人民的健康」(所以有效控制)

衛生副部長高強：「防疫體系比較薄弱」(所以控制不了)

衛生部和北京衛生局居然給出一個完全相反的說法！

最後，對於新華社最新的謊言「故意染上非典到全國傳播」，讓我們用新浪網網友的那一句話來作結束：「不至於吧？」

王博的父親王新中詳述《焦點訪談》造假 內幕

文 / 王新中

【明慧網 2002 年 8 月 8 日】

中央電視臺在 2002 年 4 月 8 日《焦點訪談》播出了《從毀滅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媽媽》的節目。我就是這個節目的當事人，王博的父親，叫王新中，原中共黨員，石家莊鐵路機務段幹部，因修煉法輪功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於 2001 年 5 月被迫流離失所。今年 1 月被綁架到河北省所謂的『法制教育培訓中心』，也就是法西斯洗腦班，達 4 個多月，被強行洗腦。我不堪忍受各種精神摧殘，於 5 月 12 日擺脫了對我的監禁，在這裏我必須揭露《焦點訪談》和新華社用謊言欺騙世人的行徑，澄清事實，還真相於天下。

我先介紹一下我是如何被所謂『轉化』的。

在新華社 2002 年 4 月 8 日所刊發的通稿《生命·深淵·新生 原『法輪功』煉習者王博的人生軌跡》文章中這樣描繪：「其中最催人淚下的是今年 1 月底時的『騙請』父親的經過。」

經過是這樣的：

我聽說在 2002 年 1 月 20 日王博要回家，我非常牽掛我的女兒，在回家看望她時，卻被早已埋伏的員警綁架到了河北省會的洗腦班。在那裡，我和所有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一樣被監禁在『談話室』，24 小時不讓睡覺，天天如此。剛一進去，它們就威脅我說：「告訴你，這裏是法制教育中心，抓你抓了一年

了，終於抓到了，進來就別想出去，除非轉化，否則送勞教，轉化是對你女兒有利的。」它們採取逼迫、引誘、暗示各種手段，灌輸一系列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謊言，強迫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放棄法輪功修煉。無形的恐怖給我的精神和心理帶來極大壓力。在被斷章取義、偷樑換柱（偷換概念）的種種謊言，被誹謗錄影的謊言欺騙，再加上多日不讓睡覺的精神摧殘下，我迷迷糊糊神志不清，就這樣被所謂的『轉化』了。這絕不是我的本願。這不是我的真實思想，是對我的精神迫害。

難怪我女兒王博被強行洗腦後，竟然喪失了起碼的是非判斷能力，達到六親不認的地步。我愛我的女兒，洗腦中心對我女兒的摧殘令我憤怒。

這就是《焦點訪談》和新華社所說的黨和政府『春風化雨』般的『關懷、教育、挽救』的結果。所謂的『春風化雨』其實是『腥風血雨』。

那麼《焦點訪談》『軌跡』節目又是怎麼出臺的呢？

我被強行洗腦後，王博也在不久解教^{（注一）}，我們同樣被監禁在洗腦中心裏，失去人身自由。有時我看到王博精神不正常，她經常一人呆在屋裏，不想見任何人。有些解教的人陸續離開了洗腦中心，而唯獨遲遲不放王博，沒有自由的她經常為此落淚。

當我向洗腦中心主任李愛國提出放王博回家時，他卻說：「王博這個事和別人不一樣，必須經河北省『610辦公室』主任王永志說了算，這裏安全，外面不安全，先在這裏待著吧，領導在給王博聯繫復學的事。」對王博實施變相關押。

然而，蓄謀已久的陰險圖謀終於出籠。

2002年3月下旬，中宣部、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省市610

組織一夥人來到了河北省洗腦中心。其中一些幹部對我說：「中央很重視王博的事，你們配合好這次採訪，對王博回校復學很有利，如果配合不好，復學之事就沒希望了」它們反覆地做著我的工作。

我想讓王博早些離開這裏，解除她的痛苦，就動了心，接受了採訪。

回首這一切，才知道被捲進一場早已預謀已久的騙局。

當我看到《焦點訪談》播出的節目後，為《焦點訪談》如此卑鄙的嫁禍、歪曲誣陷的『偷樑換柱』手段而感到震驚。《焦點訪談》實質上是《焦點謊談》。

儘管我在當時被洗腦後曾誤入歧途，但我後來一直在修煉，沒有放棄修煉。

我在與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交談中，談到我們家的修煉和我在單位遭610毒打的情況卻被刪掉了，並對我的訪談作了移花接木、改頭換面的重要刪節，有意將節目製作成醜化修煉人，惡意攻擊大法，方向完全不同的內容。正如記者所說：「有些內容是不能報導的，政治的需要吧。」

那麼我就把我們全家修煉的真實情況作一介紹。

1996年前，我和我愛人感情不和，準備在96年王博上高中後協議離婚，家庭出現了危機。95年王博停止了學習鋼琴，我的身體很不好，神經衰弱、心肌炎、腸胃炎，我愛人也神經衰弱、肩周炎，我們因一點小事經常爭吵不休，互不相讓，矛盾發展到了極點，我從單位申請了房子，做好了離婚的準備。

有一次我們對王博透露了準備離婚事情，當她聽到之後，抱頭痛哭，這件事情對於一個14歲的孩子來說是沉重的精神打擊。看到這個場面，我們趕快去安慰她。為了王博，我們只有勉

強維持著這個家庭。

就在1996年7月我愛人開始修煉法輪功，通過修煉我發現她從思想、性格、身體各方面變化非常大，也改變了對我的看法和態度，隨後我也開始了修煉。我們按照真、善、忍去做，事事為別人著想，遇事找自己的不足，我們夫妻相互溝通，互相理解，生活重新出現生機，我們的家庭和睦了。各種疾病不翼而飛，扔掉了多年存藥的大箱子，退掉了準備離婚住的房子。王博有了歡樂的家庭，這個家庭的變化，使她認識到了修煉做好人的意義，嚴格要求自己，在修煉與學習兩不誤的情況下，王博又重新開始了學習鋼琴。大法在她身上體現出超常的智慧，學習成績穩步提高，並在1999年高考中以優異的成績分別被中央音樂學院、天津音樂學院、河北師範大學三所院校錄取。

法輪功給我們將要破滅的家庭帶來了光明和福音，使我們這個家庭獲得了新的生機。

就在我們對美好的幸福生活充滿信心的時候，99年7月20日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開始肆意歪曲迫害法輪大法，迫害因煉功身心受益的廣大法輪功學員。我們法輪功學員感到有責任向政府表明我們的意見，曾經依法上訪，卻遭到殘酷迫害。兩年多來我先後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調離工作、停發工資。以致2001年5月在單位無辜遭市610一夥員警毒打，電棍、警棍拳腳相加，將左眼打出淤血，後腰受傷，被迫流離失所。我愛人也被銀行開除公職，多次被非法拘留、關押，後被勞教3年。王博上大學一年後，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迫退學，後因依法進京上訪被非法勞教3年。我們只為說一句真心話，不放棄真、善、忍大法修煉，卻遭到了如此迫害，一個好端端的家庭支離破碎。如果沒有江xx政治流氓集團的迫害，我們將在不同的崗位服務於社

會，是個美滿幸福的家庭，然而《焦點謊談》卻說：「這個家庭因修煉法輪功而名存實亡」，不顧法輪大法使我的家破鏡重圓、幸福美滿這一被許多人所瞭解的事實，嫁禍於法輪功，顛倒黑白，欺騙世人。

《焦點謊談》又誤導觀眾說：2001年11月，王博被提前解教，她回家了，但是家裏空蕩蕩的，王博的父母為了護法，離開了單位，離開了家。實際上，我們是被迫流離失所的，王博並沒有被放回家，現仍被長期變相關押在洗腦中心。我和我愛人是因不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而被迫害的，我愛人被開除公職後，『610』員警多次到家中騷擾，多次抄家，被迫流離失所、有家難回；我也被『610』無端迫害在單位遭毒打，被迫漂泊在外。

《焦點謊談》為了粉飾『教育、轉化、挽救』，它們借領導看我們一家的名義，用汽車把我們拉到勞教所，拍攝了一張全家在一起的照片和幾個鏡頭，以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面，卻用這樣的一張照片在報紙上肆意歪曲事實，說我們『不久』團聚，目前，我愛人仍然被劫持在勞教所，我在未出來之前，一直被監禁在洗腦中心。

至於新華社的署名文章更是無稽之談。我從來就沒有接觸過新華社的任何一個記者，不知新華社的文章是從哪裡編造出來的。

新華社文章中還說：「琴聲被『法輪功』掐斷。然而，一場劫難就在這只音樂的精靈展翅欲飛的時候降臨了。」這又是顛倒黑白。因96年我們家庭離婚危機險些給王博造成沉重打擊，全家修煉後家庭歡樂，王博受益於法輪功修煉，高考的優異成績對王博也是刻骨銘心的，為向政府說一句大法好卻被投入了

勞教所，是誰掐斷了王博的琴聲呢？把王博長期關押在勞教所，進行精神摧殘，強制洗腦，使一個 19 歲不成熟的孩子心靈扭曲，忘掉了家庭曾發生的重大轉折，把莫須有的罪名認可在自己身上，被利用來欺騙老百姓，說明迫害一個學生的手段如此毒辣，使我感到當權者的野蠻，也使我為我的女兒感到痛心。

把一個學生的心靈扭曲到喪失起碼的是非判斷能力，要從王博的所謂的『轉化』說起。我現在就說一下王博是如何被所謂的『轉化』的。

王博被精神摧殘後，幼小的心靈被扭曲

新華社通稿中確認了這樣一個事實：『2001 年 4 月，頑固的王博被送到北京新安勞教所接受教育轉化。』

那麼為什麼要送到北京新安勞教所『接受教育轉化』以及在北京新安勞教所是如何被轉化的卻隻字不提。

我見到了與我骨肉分離已久的女兒王博，女兒在長期被折磨的情況下，見到了自己的父親，失聲痛哭，對我說：「爸爸，我在勞教所裏極其痛苦，沒有一點人身自由，不許通信、不許親人探視。他們把我綁架到北京新安勞教所，在途中的火車上，我差點跳車，我不知道我在後面遇到的迫害中是否能承受的過去。到北京新安勞教所，他們用 24 小時每天都不讓睡覺的辦法，連續 6 天不讓睡覺，灌輸顛倒黑白的謊言，看歪曲法輪功的錄影，強制洗腦。用哪裡員警的話說：我們就是用對付間諜的辦法使你精神崩潰！」

她還跟我說：「爸爸你知道我是怎麼過來的嗎？被轉化後，內心的矛盾，精神的壓抑，生不如死，有時我感覺像 60 多歲的人，在我精神當中死過好幾次了，爸爸，我非常想念你」我聽了心如刀割。

一個年僅19歲的女孩子，從沒有離開過父母的情況下，被送進勞教所，孤身一人被摧殘被洗腦，使我感到憤慨和震驚。

我知道，我的女兒在被綁架到新安勞教所後，經歷了她人生中最黑暗、恐怖的一幕。各種見不得人的手段，使她的精神徹底崩潰。

我現在就揭露河北省會洗腦中心是如何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河北省會洗腦中心位於石家莊市北城街，原是勞教所三大隊，也就是過去的監獄。高牆深院，鐵門緊鎖，門口內外設有攝像監視。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樓房鐵網封閉，所有學員都是被綁架進去的，一進去就被關進『談話室』，連續24小時不讓睡覺，天天如此。他們灌輸顛倒黑白的謊言，封閉強制看歪曲法輪功的錄影、光碟。把人折磨到神智不清時，他們再用斷章取義、自欺欺人的邪惡謊言，使你順水推舟的放棄你的信仰，放棄法輪功修煉。對於超過5天以上的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更是殘酷，扒眼皮、彈眼球、揪耳朵、澆涼水、灌白酒、打人、不讓去廁所等大法弟子丁立紅耳朵被揪出血、大法弟子姜帆的手被打火機燒出疤痕、不讓劉慧娥去廁所，竟逼得她把大便拉在褲子裏。他們往法輪功學員臉上、手上、胳膊上寫師父的名字，在地上寫滿師父的名字，逼學員用腳踩。他們讓學員站在高處，大聲恐嚇學員。他們對被迫『轉化』的人不許串屋（注二）。

惡警孔繁運對已『轉化』的人說：「什麼時候我看到你們打人、罵人才算真正轉化徹底了。」這裏就是用這樣的標準來『挽救、教育、轉化』的。

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邪惡的集中營，卻經常有外地參觀者前來，學習著如何殘害扭曲人性的『經驗』。就是這樣一個滅絕

人性的地方，卻能被中央『610』樹為全國的『典範』。

通過我以上談到的我們家實際情況（也就是96年前我們家庭面臨破裂，而修煉法輪功後家庭和睦，身體健康，幸福美滿；99年7.20後為說一句大法好，卻被江xx政治流氓集團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我現在澄清這一事實，揭露焦點謊談和新華社的謊言欺騙。

同時我也為我在洗腦中心被強行洗腦後，對師父對大法不符合實際的言論，感到萬分痛心與悔恨，並聲明作廢。

我對不起師尊，對不起大法，對不起被蒙蔽的廣大世人。望廣大世人擦亮眼睛，認清是非，呼籲政府停止迫害法輪功，還社會穩定，還家庭美好。

（注一）、解教：解除勞動教養處罰。

（注二）、串屋：也稱串門兒，指到別人家小坐或聊天。文中則意指不許和別的監室的人來往。